

当代80后都市青年的酣畅写照
直击严酷生活打磨下的锋利爱恨

锋利无比

FENGLI WUBI

张苏逸 著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锋利无比

FENGLI WUBI

张苏逸 著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锋利无比/张苏逸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396-4765-4

I. ①锋… II. ①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5955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2.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上

1 从齐思骂我性冷淡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对齐思产生了一种不痛不痒的排斥感,我猜测我跟她在一起的日子可能不长了。

我跟齐思有两年的时间同处一室,不久以前我发现我已习惯小心翼翼地面对她,随时在躲避她、害怕她、厌恶她、痛恨她。我曾下定决心要狠狠地报复她一次,让她饱尝痛苦。但每当我痛定思痛地打算跟她断绝关系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出齐思被我伤害之后满是绝望的脸,泪流不止的样子。那模样让我怜悯,让我充满自责。

齐思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什么不做也能把我折磨得要死。

这一年我不满二十五岁,齐思的漂亮、富有、傲慢、倔强、能干、精明,种种特点已经让我饱尝困惑,我觉得自己已步入了中年。

除了工作,平时我还跟一帮狐朋狗友一起拍摄各种广告宣传片挣点外快,我幻想不久以后拍一部轰动中国的电影。这些让齐思嗤之以鼻,说我幼稚可笑,说我毫无男人责任感可言。我对现有工作始终三心二意,始终不满领导的虚伪和公司各种形式的制度,对加班深恶痛绝。

每当走在大街上,我对任何一个丰乳肥臀的美女都心存幻想,暂时可以对齐思不屑一顾。我肆无忌惮地侧视她们的身体,心怀鬼胎地将她们抽丝剥茧,扒得一件不剩。我诅咒她们如果不落入我这类人的怀里就必定会红颜薄命、香消玉殒。



那天晚上齐思面对着我的时候，吊带裙已经掉下来，半露出饱满的乳房。我猛然睁开眼睛，一下子坐起身来，蒙蒙眈眈地看到她目带凶光地直视着我的脸。

“怎么了？怎么还不睡？”我声音沙哑，边说边伸手摸她的头发，却被狠狠一巴掌打开。

“别碰我！”齐思压低了声音。

“你怎么了？没事儿发什么火？”

“卓磊，你是不是性冷淡？”

“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性冷淡！”

“你什么意思？”我话语里满是无奈。

“哼，没任何意思。我是个正常人，没法儿跟性冷淡生活在一起，我只想弄个明白，你现在是不是有问题。”

“齐思，我真的困得不行了，我……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努力地辩解。

齐思冷冷地盯着我，平静地回应：“别跟我找理由，你才多少岁，上个班把你累成这样？我在这自作多情，你跟边儿上没人一样自己睡着了。卓磊，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是非要跟你过才活得下去。你要是对我失去新鲜感了，觉得感情淡了，你直接说出来，我们可以好聚好散，没感情了不用拖着，这事勉强不来，但你至少要给我个交代。”

“齐思，你能不能别这么说？！”我提高了声音，“我昨天晚上也就睡了四个多小时，接着一忙就是一天，你知道干我们这行是怎么回事，我求你了，别这样！”我的语气充满哀求。

齐思看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睡意全无，伸手抚摸她的手臂，把她拉向我怀里。她用力把我推开，抓起枕头、被子，下床走出卧室。

“你找个性冷淡过去吧！”齐思在客厅里愤愤地轻喊了一声。

2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地起床，齐思在客厅里睡得正熟还没醒来，我蹑手蹑脚地洗漱完，轻轻地走出门去，把门合上。

重庆的四月有个特点，早晨是春天，凉风徐徐；中午是夏天，气温直线飙升，热得人直冒汗；晚上是秋天，大街上随处可见翻滚的黄叶。我坐的那一路公交车贯穿城市三区，拥挤得要命，人跟人紧贴着无法动弹，每到一站都能听见几个女人愤怒的尖叫声：“哎哟！轻点，着什么急啊，投胎哪！别挤我！”

车一停稳，前后两门齐开，下去的人不多，等待上车的人却是黑压压的一大片，玩命一样往上蹿。司机不知疲惫地喊着：“往里走！往里走！别急，往里走！”我下车之前不知谁放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屁，熏得车里的人艰难地捂住鼻子，憋住气随着车厢前后摇晃。一个中年男人实在忍不住，大声骂出来：“谁他妈这么没素质！这么多人在这儿还放屁，下次把屁眼闭紧点行不行！”骂完之后无一人理会，中年男人又无奈地继续捂住鼻子。

我走进办公室后就疲惫地坐下了，对着电脑发呆。前面的同事张强转过身来敲打着我的电脑屏幕，我有气无力地瞄了他一眼。

“怎么了？”我软绵绵地问。

“你怎么了？”张强挤了挤小眼睛，一脸坏笑反问我，“怎么这么没精神？昨天晚上来劲了是吧？年轻人悠着点来，齐思受得了你吗？”

“还行吧，没求饶。”

“嘁！”张强给我个白眼，“哎，跟你说，今天公司来了个姑娘，做前台的，长得特好看，跟新疆人一样，大眼睛、高鼻梁。我一问，结果人家是吉林的，哎哟，那叫一个单纯，问什么答什么，一会儿你去看看，我最喜欢这种类型。”

我看了一眼张强，没好气地说：“他妈都快倒闭了还招人，胡搞什么呀！”其他同事听见了，抬起头看着我们，然后又把头低了下去。

“小点儿声！你怎么了？大早上的谁得罪你了？”

“没有，忙你的事吧，把昨天的案子做完。”

张强自讨没趣地转过身去。我盯着电脑改了改文稿，觉得眼睛胀痛，滴了几滴眼药水，泪眼婆娑。电脑桌面上模糊一片，继而又慢慢清晰起来。

中午，齐思在QQ上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让我晚上下班必须回家吃饭。我读不出信息的语气，不知她是什么情绪，心情忐忑地回了一个“好”。

下午下班打卡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前台果真来了个陌生女孩儿，她向我



笑着点头致意说：“你好，我是刚来的，我叫张丽。”

我面无表情地点了一下头，将卡放回到原处，转身走出门去，把她尴尬地留在了那里。

公交站台人满为患，我故意错过好几辆车，磨磨蹭蹭地在车站附近来回踱步，一直等到有空座的公交出现，才慢吞吞地上车投币。走到家门前，渐渐觉得浑身不自在，心里莫名其妙地一阵烦乱。在楼下发了一会儿呆，沿着楼梯一步步向上磨蹭，站在门口胡思乱想了一阵，然后掏出钥匙快速打开门进屋。

我一进门就闻到满屋香味，饭桌上摆了三盘小菜。齐思穿着睡裙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我进门起身冲我笑，一改昨夜愠怒神色，走到餐桌前满脸春光地说：“怎么现在才回来？等你好久了。”

我手足无措地看着她，放下包走过去坐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拿起筷子朝碗里夹菜。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想跟你道个歉。”齐思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沉默了片刻。

“你原谅我吗？”齐思问。

“没事儿，只要你自己别气就行，我没往心里去。”

“卓磊，我知道你特别累，我不是不理解你，可现在年轻人谁不是这样啊。这时候累是应该的，很多人承受的压力比你大得多，有时候我觉得你的累是一种借口，是在逃避一些东西。”

“我逃避什么了？”我看着齐思。

“我真的觉得你跟以前太不一样了，对我很漠视，你没感觉到吗？”

“对不起。”我点点头说。

“我不是要听你跟我说对不起，现在你没犯什么错。”齐思语气平缓，“我是想跟你交流，想听你说说你的想法，我不想发脾气，但是你这样子我看着特着急，总是道歉有什么用？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道歉。”

“我没想法，我不一直这样吗？”

齐思把米饭给我盛好，放在我面前，我狼吞虎咽。齐思象征性地吃了两口菜，等我停下来，继续说：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跟我。”

“打算……暂时没有，这样挺好的。”我不看齐思，心不在焉。

“我知道，我是问你想怎么着，你难道想就拿这四五千块钱的工资过一辈子？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想过以后跟我一起生活？”

我用力点头：“想过，我真想过，工作上我踏踏实实的是吧，其他时间也没闲着呀，我努力挣钱。”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我后悔当时让你跟这帮人接触，你去拍什么电影广告啊，干这个有稳定的吗？你这叫幼稚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年龄已经很尴尬了，还在追求这些小打小闹的东西。说实话，我替你着急。”

我望着碗不说话。

“你能给点儿反应吗？”齐思面对沉默的我有点按捺不住。

我放下了筷子，看着齐思涨红的脸颊，无奈地说：“齐思，我会跟你结婚，我就想着以后能有更好的条件去对你，我其他什么也不会！业余拍点广告宣传片，也就图多挣点儿，自己能不那么自卑，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样？我能力有限，不像你炒几天股票等于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我只能做这些，大事我干不了。”

齐思闭上眼，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想过你有多好的条件，现在我的条件足够来养我们两人了，只希望你现实一点，跟正常人一样，但你做不到。”

“我不是吃软饭的，不能老占你便宜吧，你条件好始终是你的事，跟我关系不大，我也想朝着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加把劲儿。”

齐思摇摇头，用说教式口吻说：“每个人都有真正想要的生活，但这种真正想要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至少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不是。”

我一阵语塞。

“卓磊，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齐思问我。

“知道，担心我不看现实，玩世不恭，追求幻想，至死还是一事无成，永远都那么幼稚，没办法承担生活责任。”

“不是，”齐思摇摇头叹息着说，“你我同龄，等你真正成熟的时候，觉得我们并不适合，再过几年你正值人生青春，但我已经不值钱了。”齐思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无奈。

我想安慰她，却无言以对，语无伦次地说：“那你要我怎么证明自己，你

心里才彻底放心？你明白地告诉我，我立马证明给你看行不行？”

“你完全没理解我的意思。”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吃饭吧，吃饭吧，不说了，我有点累。”齐思听我说完，不耐烦地说了两句，拿起筷子默默地夹着菜往嘴里送，不再跟我说一句话。

3 周六的上午，城市天气格外好，满大街都是出来晒太阳的群众。我沿着重庆一所重点大学不远处的街道走进一个老旧的住宅小区里，阳光笔直地从楼道间穿过，防盗门上的斑斑锈迹清晰可见。我向沉重的门上用力敲打几下，等待回应。

门打开，李显著穿着深绿色条纹背心，精神抖擞地看着我。没等他说话，我先侧身进屋，屋里面坐着一个身材稍显矮小、打扮时髦的乖巧女孩儿，她笑着冲我挥挥手。我认出来是陈雅。陈雅在大学里学摄影专业，还有一年毕业。以前李显著拍摄一部纪录片时陈雅做他助手，李显著一面诲人不倦地向她传授着拍摄技巧和经验，一面不知羞耻地向她发动情感的攻势。陈雅天生具有两面性，跟李显著学习摄影的时候热情似火，专心致志。但李显著一旦妄图涉及男欢女爱，陈雅就变脸极快，立刻冷得像冰。李显著追她已经一年有余，事倍功半。陈雅跟谁都说，像李显著这样又瘦又高、满脸疮痍的风格完全不是她的菜，说李显著的各方各面跟她的择偶标准都针锋相对。

屋里各种摄影器材和道具被摆了一地，我踢开了一个摄像机脚架，坐到陈雅旁边。李显著在身后骂道：

“妈的，轻点儿，别乱踢，这个是借的。”

我不理李显著，问陈雅：“你没事还真舍得把自己往这里送，什么时候来的？”

陈雅乖巧地说：“才来一会儿，平时都在学校。哎，卓磊哥，几个星期没见你了，上次在路上我看见你和你女朋友了，她真漂亮。”

我夸张地眉头紧皱说：“哎哟哟，快别提她，心里发凉，咱轻松点儿。”

“嗨哟，怎么了，你被她管怕了？在家被驾驭是吧？”陈雅笑着看着我。

李显著尖着嗓子说：“那还用问，你看他那样子，一看就知道在家任女人摆布，没种没骨气。”

陈雅白了一眼李显著，不满地说：“就你有骨气，那你有骨气别来烦我呀。”

李显著摆出一副厚脸皮的样子，呵呵地笑着看了我一眼说：“那不行，我容易吗我？不过说实话啊陈雅，干我们这行，再漂亮的女孩儿放在跟前也觉得就这个样子，脱光了我都提不起兴趣，还真不知道怎么一碰上你就这么无耻了。”

“滚开，你一直都很无耻！你的本性。”

“谢谢夸奖！你说我什么我都爱听。”

“不要脸！”

“我本来就没脸可要。”

我拿陈雅打趣道：“陈雅，你就认了吧，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没人救得了你！”

我们说笑的时候，马洲扭动着肥胖的身体从卧室里走出来，乱蓬着头发，看上去睡意蒙眬，一脸倦容，见了我点点头，有气无力地招呼一声：“嗯，来了。”

我扔过去一根香烟，马洲坐在椅子上，叼着烟又闭上眼睛。

我问马洲：“怎么了，累成这样？昨晚干吗去了？”

马洲气息奄奄地晃动着两根手指头：“剪片儿。”

“辛苦啊，完了吗？”

马洲点点头，带着厌恶的表情说：“我彻底不想干这事情了，毁身体不说还毁精神。你下次写脚本能不能痛快点儿，别整那么多没用的台词，没地方加！那女演员李显著怎么找的！长得跟他一个样，这片子十有八九都废了！”

陈雅笑呵呵地回应：“这个说法特别恰当！”

“可不是嘛，”马洲接着说，“李显著你眼瞎了吧，那几个女的脏得跟猪似的，你镜头老往人家身上扫什么呀，你拍空镜头也比她们好看！”

李显著和我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马洲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沓钱递给我：

“数数，三千，以后别整得太恶心，一晚上看你那词白白多抽一包烟。”

我接过钱麻利地放进钱包里。

“齐思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马洲问。

我头往后一仰，感叹着说：“我今天是逃出来的，她自己家里有事回去了，要不然此时我正在那小屋子里卑躬屈膝当孙子呢。”

“你看，典型的重庆男人。”李显著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这号人放我们北方绝对被人瞧不起，是不是，马洲？你说你活得累不累？”说完紧紧握了握陈雅的手，给陈雅一个讨好的讪笑。

“累！”我回答李显著，“现在觉得自己过得特别累。上班见谁都满脸堆笑，一脸谄媚，回到家里还得接着跟她献殷勤，稍有不对，立马给我拉长脸，一肚怨气、满脸仇恨。我成天是把心脏憋在喉咙里过日子，我觉得我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压根儿找了个慈禧，随时都得伺候着。”

陈雅吐吐舌头：“没这么夸张吧？女孩儿都是需要关心的，可能她是撒撒娇吧，有时候就是需要你多说两句话，多做点小事。”

我看着陈雅，笑道：“大学生就是大学生，两年前我比你还单纯。”

李显著认可地点点头，突然一脸坏笑着说：“我明白了，其实问题不在这儿，肯定是齐思她欲求不满，但卓磊身体不及当年了是吧？卓磊，这问题可严重了啊，现在女人的性欲可比男人强得多。”

我笑而不语。马洲眨了眨，故作深沉地看着我说了一句：“哎！严重倒也不严重，谁没有这一天呢？迟早的事，熬着熬着就顺了。卓磊，你挺住吧，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中午我们在附近的小餐馆吃了午饭，我心不在焉地跟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开着玩笑。马洲吃得汗水淋漓，李显著假装饶有兴致地听陈雅讲学校里的种种故事。我无聊至极，吃完以后立即找了个借口先走。分开的时候陈雅把我叫住，特别叮嘱我：“卓磊哥，下周末是我生日，你一定要来啊，跟你说好了，到时候有事提前推了。”

“行，没问题，一定，你生日是大事儿！”我向他们挥挥手。

下午大街上，太阳更加猛烈刺眼，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转悠，不知不觉

渗出了一层汗水。躲到地下商场走了几个来回，给齐思挑选了一件价格不高的连衣裙，跟卖衣服的女孩儿讲了半天价，把价格压到最低。那女孩儿长得尖嘴猴腮，鼻孔下面还有一颗痣。我死皮赖脸地跟她还价，缠着她不放，几个顾客进门看了看又走了出去。女孩儿怕我这么一直耽误着她的生意，厌恶地说：“帅哥，你就别还了，要是都像你这么讲价我们就不要做生意了，你给朋友买东西何必在乎多这点儿钱？送就送一个心意嘛。”

我嬉皮笑脸地说：“我女朋友长得太丑了，多花一分钱我都不想，你就可怜我一下卖了吧。要是她长得像你这么漂亮我绝对不还价了。”

“哎哟，帅哥你别拿我开玩笑，我长成这样，长得漂亮早不在这卖衣服了。”

“真的，你要是答应做我女朋友，我立马回去跟我女朋友分手，这衣服我不还价直接送给你了。”

最后女孩儿极不情愿地给我装好衣服，我走出门时无意间看见她向我投来极为不屑的眼光。

我走出地下商场，在肯德基里坐了好长一阵子，周围有几个小孩儿一直围着我打闹。我要了一杯可乐和一个甜筒冰激凌，混合着吃。旁边一个打扮妖艳的年轻女孩儿看到我的吃相忍不住笑出来，女孩儿身边染着黄发、戴着耳环的男友见缝插针，一刻不闲地亲吻着她的脸、舔她的耳朵。女孩儿开始娇娇滴滴地发嗲：“呵呵……嘻嘻……哎哟别这样，别这样嘛。”后来看男人没停止的意思，实在烦了，大声地骂出来：“哎呀！你他妈烦不烦，要搞回去搞好不好！这是公共场所！”男人被吓得一声不吭，屋内所有人都齐刷刷看过去，女人炯炯有神地盯着男人，男人的脸顿时红了一大片。

我到家时，齐思还没回来。我进屋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开始发呆，空荡荡的房间内渐渐变得越来越暗，心中填满了捉摸不透的惆怅。

不知过了多久，传来一阵钥匙开门的声音，齐思走进房间，顺手把灯打开，看见我坐在家里，愣了愣，疑惑地问：“你干什么啊？吓我一跳。怎么不开灯呢你？”

“你吃饭了吗？”我抬起头沉沉地问。

“吃了，你呢？”



“没吃，不饿。”

齐思对着我看了半天，问：“下午你去哪儿了？”

“马洲那边，上次写了个配音稿，有点钱。”

齐思摇着头努努嘴走向厕所：“小利小惠，无聊。”

“给你买了件衣服。”

“用不着，我不需要。”齐思声音冷淡。

“已经买了！选了整整一下午，不喜欢你也看一眼吧。”

“哦！那你放那儿吧，我热死了，等会儿我看看。”厕所里传来齐思洗澡的哗哗声。

我靠近厕所门，透过玻璃，隐隐地看见齐思赤裸的身体轮廓，我突然涌上了一种破门而入的冲动，想一睹那一瞬间她赤身裸体受惊吓的模样，然后再不顾一切强迫她享受快感，我知道齐思也会对这种被强迫的快感心向往之。但是这种冲动仅仅在脑海里浮现片刻，即归于平静，我发现我四肢疲软，转身走进卧室里，倒在床上。

齐思洗完澡，走进卧室来，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骂骂咧咧：“起来你！一身臭汗，澡也不洗就往床上躺，你不嫌洗床单麻烦啊你，洗澡去！”

我在起身的一刻，双手不听使唤地一把扯掉了齐思的浴巾，让她重新露出了赤裸的身体，把她紧紧抱在怀里。齐思吓了一跳，气得大叫起来：“卓磊，你干什么你！疯了是吧！放开我！”

我牢牢地控制住齐思，不顾一切地用力折磨着她，双手在她身上不安分地游走跳跃。齐思浑身发抖，力气渐渐减弱，慢慢停止了挣扎，只有嘴上还不服输地轻轻喊：“卓磊，不要这样，你先去洗澡好不好，你听我说……停一停！卓磊！”齐思说话间，双手却不自觉紧紧地把我抱住，慢慢被我治服。

我们像两只偶遇的动物，我激情片刻熄灭，习惯性地吞食着猎物的血肉，齐思却情绪饱满地享受被征服的快乐，时不时发出不受束缚的嘶叫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和齐思气喘吁吁地瘫在床上，满身是汗。我望着天花板发呆，齐思满足地看着我，意犹未尽地感叹着说：“卓磊，我好久没这种感觉了，你以后能不能都像今天这样保质保量又带激情浪漫？”

我一动不动，目光僵直，小声地回答：“尽量吧。”

“不，不能尽量，是必须，要不然你怎么征服我这种女人？”齐思话语里带

着快乐的声调。

“嗯，好。”我心不在焉地敷衍她。

齐思忽然趴到我身上，盯着我，我们的目光对视一处。齐思一字一句地问：

“卓磊，你说实话，你还爱不爱我？”

我犹豫片刻，点点头回答：“爱。”

“那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这几个月我越来越感觉不到，我觉得你很烦我。”

“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想跟我结婚吗？”

我顿了顿，点点头：“想。”

齐思从我身上下来，慢慢走下床，拿起浴巾走向厕所，背对我说：“哼，想？不想你心里最清楚。”

齐思冲了个澡回到床上很快入睡了，在我身边均匀地呼吸，时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我看着她睡熟中的脸，散发着柔柔的香味。这时候，我肯定齐思是一个美人，脸庞和身材都好得无可挑剔。我醒悟般觉得，齐思这样的女人天生就应该具备她这种脾气和个性，能委屈自己跟我在一起实属难得，我努力地说服自己彻底接受。但脑海中出现两年里齐思对我的数次欺骗和因性格强势而产生的种种争吵场景，这些顿时又让我觉得越来越无法忍受现状，压抑感呼之欲出，想即刻逃离。我望着她的脸庞，涌上一种恐惧感，害怕她突然醒来，双眼睁开后向我射来那熟悉的冷峻目光。我转身而睡，面向衣柜，在镜子中看见一个老去的自己，目光散乱，没有焦点，猥琐不堪。

第二天上午，齐思早早起床去买菜。我一夜失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一觉醒来已经十一点半。齐思穿着半透明的睡裙在我面前晃悠，兴致高涨地在镜子面前试衣服，弹性十足的屁股不停在我面前扭动着。齐思见我醒来，迫不及待地：“今天《碟中谍4》上映，我订了票，下午一起去。”

我点点头。

“那你快起来呀！快十二点了。饭我都做好了，怎么现在还成了我伺候你了？”



洗漱完，我边吃饭边听齐思眉飞色舞地讲这个月的股票行情和基金回报情况。我不停地点头应和，实际一窍不通。两年来，齐思给我灌输了无数关于股票、基金的东西，我总是说这些离我太远，齐思总说我尚未成熟，入世太浅。我快速吃完饭，准备借机去厕所，齐思侃侃而谈之后，神秘地看着我说：

“卓磊，你想出国去玩儿吗？”

我抬起头看着齐思，不知道怎样回答：“出国？什么意思？”

“我请你，下个月，去趟日本，怎么样？”

我摇摇头：“不去，我为什么要去日本？”

“陪我呀，我想去。”

“你是可以去，我拿什么去呀我？说得容易。”

“我们俩出去旅行什么时候让你花过钱？”

“就是因为总是你花钱我才不安心。”

“你非要跟我计较，你觉得有必要吗？如果你觉得我们以后会在一起，还会计较这个？”

我想了想说：“两码事，以后是以后，现在我不想占你这么多便宜。”

齐思笑笑，带着揶揄的语气说：“现在是我最值钱的时间，你连我的青春都占了，还在乎多占这点便宜？”

我听了后沉默不语。

下午，齐思穿着一身紧身套装，戴着红色墨镜，挎着 LV 皮包走在街上，在步行街密集的人流中引来男男女女频频回头。人们看完齐思以后，顺便也把目光滑向了我，弄得我浑身不自在。

我忍不住说：“齐思，跟你走在街上，感觉就不是一个调性。”

“怎么了？”齐思转头看我。

“看你穿这一身，再看看我，根本就不搭，你觉得我们俩这么走在一起合适吗？”

“那怪谁？你认识我以前比现在还要土多少倍，现在就知足吧你。”

“我一直都知足，并且特自卑，总觉得配不上你。”我话里有话地说。

齐思轻描淡写地回答：“是啊，像我这样身材、长相都优秀，物质条件也不错，还不嫌贫爱富的女人，你再找一个出来试试。”

我笑笑，带着嘲讽的口吻说：“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就让我碰见了，我哪儿来的运气。”

“卓磊，别用这种口气说话，我告诉你，你就应该死死盯着我，别在街上乱瞄别的女人，你这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把我看丢了你这辈子也找不回来，你就后悔去吧。”

我跟齐思兑完票，走进影厅，坐在观众中间。齐思往嘴里一颗颗丢着爆米花，小口喝着橙汁。灯光关闭，我望着暗灰的幕布浮想联翩，昏昏欲睡。齐思压着声音愤怒地问我：“你陪我出来一次能不能有点精神？”

两个身材高挑的长发女孩儿从大门走进来，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在我旁边窃窃私语，小声说笑。我转头看见了她们俩每人半张白皙的脸，另一半都被头发挡住了，我猜想两张脸合在一起应该相差无几，不会太怪异。

电影开始，齐思立即就被汤姆·克鲁斯吸引，随着炫丽的特效和劲爆的剧情渐入佳境，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我几次转过脸对着她沉思她也毫无察觉。

我努力聚精会神，却总难免分心，感觉身边一直都有奇怪的细微声响。我侧耳仔细倾听，扭头一看，两个长发女孩儿正忘我地亲吻着，不停地咂嘴，兴致正浓。见我侧目，面对我的女孩儿对我眨眨眼睛，笑着停下片刻，跟同伴絮叨几句，接着共欢。我皱着眉头，别扭得要命，心想这两女孩儿本来天生丽质，何苦暴殄天物糟蹋自己，弄得他人不快，不知让多少男人为她们叹息。

我不愿再多看她们亲热，但两个女孩儿不断地制造声响，我频频转头送去不满的眼神，她们却毫无察觉。我只得强迫自己进入电影剧情，可直到电影结束也丝毫没有感受到这部美国大片的震撼。

电影散场，两个女孩儿手牵手笑嘻嘻地离去了。我和齐思走出电影院，室外强烈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捂住脸，跟随齐思的脚步前进。齐思低头不语，快速向前，我紧跟其后。我看不到墨镜后齐思的目光，凭直觉感到她心中隐有不快情绪，虽然我不知这不快从何而来。我没话找话问：“你觉得好看吗？”

“嗯，一般吧。”齐思冷冷作答，昂首挺胸，步速未减，突然转头问我，“你觉得呢？”